

# 朝野彙編

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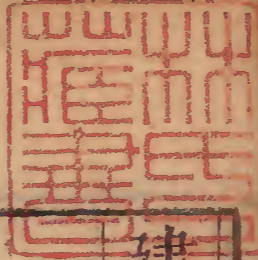
冊	架	函	號	類
一〇	二	三	二	漢書門

冊	架	函	號	類
一〇	二	三	二	漢書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253
冊數	10 ( 4 )
函號	286 165







建文朝野彙編卷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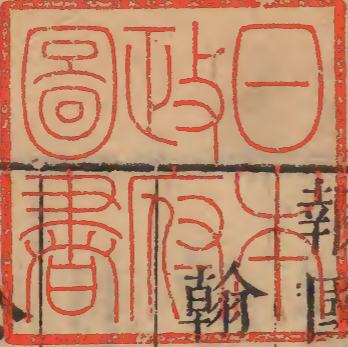
原任廣東道監察御史秀水屠叔方纂



報國列傳

翰林院

侍講方孝孺



公諱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別號遜志浙江

寧海人父克勤為濟寧太守子三人公其仲

也生之夕有大星墜於其所自幼精敏絕倫

雙瞳炯炯如電日讀書積寸年十四五侍父



北遊歷齊魯故墟覽周公孔子之廟宅求七十子之遺踪慨然以爲彼七十子中顏閔未可幾及其餘若樊遲冉求輩使與之同時豈皆讓之但今世無孔子者出不得所依歸耳自是精思力踐進修不已弱冠從學宋濂時所收皆天下名士公五經百家皆已蘊籍凡理學淵源之統人物絕續之紀盛衰機微之載名物度數之詳靡不研精離析而會歸於大通謂化民必自正家始作宗範九篇以告

宗人嘗臥病絕糧家人以報輒曰古人有三旬九食甑無儲粟者窮豈獨我哉因相與大笑而止父嘗被誣謫戍江浦上疏乞代役不報洪武十五年吳沉揭樞等薦公可大用聘至入見稱旨

上謂皇孫曰此莊士也當老其才以輔汝試靈芝甘露論 諭遣還家丁卯復召至

上方重賞罰以其志存教化謂左右曰今非用孝孺時乃擢將仕佐郎漢中府學教授蜀獻



王延之處以賓師使之講經論文無虛晷當時蜀治依於禮樂公之功丙子校文應天府  
戊寅

太孫卽位召爲翰林侍講每臣僚奏事必命公就宸前批荅曰言聽諫行近古所無公嘗作書事詩曰斧宸臨軒几硯間春風和氣滿龍顏細聽天語揮毫久攜得香烟兩袖還風軟彤庭尚薄寒御爐香繞玉欄干黃門忽報文淵閣 天子看書召講官其相與如此時朝

議削弱諸藩公與其謀靖難師起移檄誅姦

臣公名與焉姚廣孝嘗啓

文廟曰殿下入京慎勿殺方孝孺殺此人天下讀書種子絕矣至是勢迫自分必死乃作絕命詞其略曰天降喪亂兮莫知其由奸臣得計兮謀國用猷忠臣發憤兮血淚交流以死徇君兮抑又何求嗚呼哀哉兮庶不我尤旣而

文廟踐祚求代草者廣孝薦公召之數四乃以



衰服入見慟哭不止授以筆投之地

文廟曰吾效周公輔成王而來公曰既稱周公

輔成王今成王安在且成王既沒當立成王

之子因有滅十族等語

文廟大怒命割其舌乃含血犯御座語極不

遜磔之至死乃已遂誅其宗親八百四十七

人焚夷其先人墓後

文廟嘗與近臣論及曰孝孺是個忠臣永樂二

十二年十一月御劄禮部建文中姦臣正犯

已受顯戮家屬初發教坊司錦衣衛浣衣局

并習匠及功臣家為奴今有存者既經大赦

可宥為民給還田宅於是惟一子婦魏氏得

歸即其故居立祠祀之所著遜志齋集行於

世 新淦張芹撰

方公死後廖氏二子拾其遺骸瘞於聚寶山

麓時年四十六矣收其妻魏氏鄭氏魏氏鄭

氏先自經死詔悉燔夷方氏墓以次捕其

族黨至輒不屈乃盡誅之死者八百四十七



人謫戍絕徼者不可勝計孝孺和粹貞亮事親孝處師友篤恩義宋濂遷蜀孝孺與俱不得爲文顓天願輸壽以延之時閱其遺文談其往事泣數行下濂歿於夔孝孺自漢中走哭盡哀言於蜀獻王厚卹其家道夔必艤船哭濂墓移時乃去

出革朝志

文廟言及孝孺輒憤憤頓足不能平當時瀆犯

口語見矣

出革朝志

方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浙江寧海人孝孺

幼精敏絕倫雙眸炯炯如電日讀書積寸爲文雄邁醇深鄉人呼爲小韓子年十四侍父克勤守濟南齊魯間歷覽孔子周公廟宅問陋巷舞雩所在慨歎孔子不得爲依歸從宋濂遊盡得其所學先輩如胡翰蘇伯衡皆自謂弗及也孝孺顧末視文藝以明王道闢異端爲已任時又以爲程朱復出嘗臥病絕糧家人以告笑曰古人三旬九食窮豈獨我哉洪武十五年以吳沉揭樞薦召見



太祖謂樞曰孝孺孰與汝樞曰十倍於臣使見  
皇太子錫宴故歆其凡以試之孝孺必正之乃  
坐

上聞之喜謂

皇太子曰此莊士也當老其才輔汝試靈芝甘  
露論

上每面試舉子輒親定高下注選至孝孺獨不  
注曰異人也吾不能用畱爲子孫光輔太平  
皇太子重之待以賓友遣還鄉會讐家得罪詞

連孝孺籍其家械送闕下

上識孝孺名釋之二十五年又薦召至

上曰今非用孝孺時稍擢漢中府學教授日與  
諸生講明聖學蜀獻王聞其賢聘爲世子師  
孝孺每見必陳說道德仁義王喜甚講經論  
文無虛日爲名其讀書之廬曰正學

皇太孫卽位初以

太祖遺令必先召孝孺乃召還爲翰林博士進  
侍講學士與董倫備顧問凡將相大政議輒



朝野彙編 卷之十  
咨孝孺

建文君好讀書每有疑卽召使講解臨朝奏事  
臣僚面議可否必命孝孺就宸前批荅孝孺  
詩曰斧扆臨軒几硯寒春風和氣滿龍顏細  
聽天語揮毫久攜得香烟兩袖還又曰風軟  
丹庭尚薄寒御爐香遶玉欄干黃門忽報文  
淵閣天子看書召講官時大召名儒修  
高廟實錄及類要諸書孝孺爲總裁會改謹身  
殿名正心孝孺獻銘作凝命神寶孝孺又獻

頌皆規正君德比定官制改侍讀學士爲文  
學博士卽以授孝孺北兵起日召謀議詔檄  
皆出孝孺手北兵旣渡淮及江上畫策堅守  
誓死社稷

建文君遜去孝孺衰服晝夜慟哭風公神巫  
成祖以姚廣孝云陛下至京幸全方孝孺殺此  
人則天下讀書種子絕矣使廖鏞兄弟召孝  
孺不肯屈

上令鎮撫伍雲收孝孺孝孺杖衰絰至闕下



大哭

上怒令繫獄猶遣人諭之再三不從欲詔天下

又使孝孺草詔乃召孝孺及見孝孺悲慟徹

殿陛

上降榻勞曰先生何自苦余欲法周公輔成王

耳孝孺曰成王今何在

上曰渠自焚死孝孺曰成王即不存何不立成

王子

上曰國賴長君曰何不立成王之弟

上曰朕家事先生何自苦置之左右授筆札曰

詔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孝孺投筆於地大哭

曰死即死詔不可草

上曰汝不顧九族矣孝孺奮然曰殺我十族亦

無若何且罵且哭

上大怒令以刀抉其口兩旁至耳磔之聚寶門

外罵聲不絕孝孺為絕命詞曰天降亂離兮

孰知其由奸臣得計兮謀國用猷忠臣發憤

兮血淚交流以此徇君兮抑又何求嗚呼哀



哉兮庶不我尤時年四十六又詔收其妻鄭  
鄭先已縊死籍九族母族林彥清等妻族鄭  
原吉等五服之親皆誅戮  
上怒不已必欲誅十族乃以門人廖鏞等爲一  
族誅之凡坐死者八百四十七人謫戍死者  
復數百人典史魏澤爲匿其幼子孝孺和粹  
貞諒事親孝處師友篤恩義克勤謫戍江浦  
上書乞以身代不報宋濂葬夔州孝孺自漢  
中走祭其墓且言之蜀王恤其孤與林右王

紳郭濬劉浩葉見泰諸名士友善切磨道義  
被薦時王叔英與書以時措之宜爲言孝孺  
溪然之及與政又輒慕古王政卽欲見諸行  
事以故多紛更卒無成効孝孺嘗謂道之於  
事無所不在列爲二十八箴又作雜誡三十  
八章以自警謂化成必自王家始作宗儀九  
篇謂先王之治先德化而後政刑作深慮論  
十首以墓臣女主夷狄雖一天下不可爲正  
統作釋統三篇多先哲所未發四方夷裔得



其一字實於金璧所著有遜志齊集四十卷  
 又有周禮考次大易枝辭武王戒書註帝王  
 基命錄文統宋史要言諸書逸不傳洪熙初  
 仁宗嘗諭群臣曰若孝孺輩皆史臣也 詔奸  
 臣黨與從寬典方氏遺族始有赦還鄉者因  
 立祠堂祠孝孺成化初遺文始行 出表忠錄  
 或曰錄孝孺家時得魏典史澤藏其幼子以  
 故孝孺尚有後謝文肅公詩所謂孫枝一葉  
 是君恩也孝孺死節事至今百六十年人皆

歷歷能言雖人人殊其成仁取義之死靡悔  
 斷然不可泯滅而同時文學用事之臣際會  
 功名史有別書以故彭惠安公澤哀江南詞  
 有曰後來奸佞儒巧言自粉飾叩頭乞餘生  
 無乃非直筆澤字彥恩應天人為刑部尚書  
 謫寧海 出遜國臣記前文與表忠錄同  
 方孝孺字希直台之寧海人其生之夕有星  
 隕其家自少穎悟絕倫父克勤守濟寧孝孺  
 總角侍宦歷覽周公孔子及陋巷舞雩故址





朝野彙編 卷七  
慨然有願學之志從遊宋學士濂一見驚異  
曰歐蘇之流也被薦召至

高廟喜謂

皇太孫曰此端士也當老其才以輔汝禮遣家  
居者十年後除漢中府學教授蜀獻王待以  
賓師之禮名其廬曰正學建文初召爲翰林  
侍講傾心倚任尋定官制與謀國事及兵迫  
議死守社稷壬午六月十三日嗣君出亡乃  
衰經家居姚廣孝計欲服天下請召之草詔

衰服至闕下哀慟不已

文皇帝從容問曰我以周公匡成王而來成王  
不在當議所立對曰殿下欲匡王室成王旣  
亡當立其子忤旨有甘滅十族等語廣孝  
諫曰若殺孝孺則讀書種子絕矣詔繫獄  
復遣所親諭旨怒曰吾腕可斷筆不可執  
也臨刑罵不絕口時年四十六連坐死者不  
可勝計著作多不存今有正學先生集遜志  
齋集行於世



外史氏曰嗚呼孝孺平日以周公孔子孟子自處海內之人亦皆謂程朱復生及其得君之專也格心之學經術之業無聞焉何邪然其一死之烈天日爲之悽慘人以篤信好學守死善道歸之其亦無媿也夫

出羣史事畧

方孝孺字希直寧海人世家侯城里族甚富父克勤敦儒行元末隱居學者稱儒菴先生宋濂謂其學問得諸考亭國初仕爲濟寧守

孝孺其仲子也孝孺年十四五遊齊魯間歷覽周孔之廟宅慨然曰顏閔縱未可幾及其餘冉樊輩使與同時豈皆讓之但今時無孔子出不得所依歸耳弱冠從宋濂遊同門多天下名士一旦盡出其下濂嘗欲甥之而不果亟稱其文至曰歐陽少師蘇長公姑置勿論其餘諸子與之角逐文場不知孰爲先後也然孝孺未視文藝恒以明王道闢異端爲已任世咸以爲程朱復出洪武二十五年召



見

上喜其舉動端整謂

皇太孫曰此莊士也當老其才以輔汝試靈芝  
甘露論稱旨擢將仕佐郎漢中府學教授  
漢中水土暴惡病瘦痿者十人而五孝孺安  
之甘蔬糲與諸生談道不倦蜀獻王聞其賢  
聘爲世子師孝孺每見必以仁義道德之言  
陳於前王喜甚使之講經論文無虛晷焉名  
其讀書之廬曰正學蓋以聖賢待之也革除

初年用交薦爲翰林侍讀入內閣備顧問德  
聖素隆一時倚重凡將相所行唯孝孺是咨  
文廟登極欲詔天下問姚廣孝舉代草者曰  
必須方孝孺數召不往迫之乃斬衰而見

命草詔曰有死而已遂就戮

出金聲玉振集

方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台州寧海人世家  
侯城里父克勤洪武初爲濟寧守以學行政  
事聞至正丁酉孝孺始生之夕有木星墮其  
所自幼精敏絕倫日讀書積寸人以其善屬



文呼爲小韓子十五六時侍父宦遊齊魯間  
歷覽周公孔子之廟宅問陋巷舞雩所在慨  
然有願學之志洪武八年父被誣逮獄上書  
政府願以身代不報明年以文謁宋濂溪罷  
之名流先進如胡翰蘇伯衡葉見泰輩皆自  
以爲不及會父坐空印事艸疏將詣闕伸  
理而父歿扶喪歸葬哀動行路及濂致仕還  
浦陽復往卒業四載辭歸濂尋以罪徙蜀孝  
孺欲往省不可爲文籲天願輸壽以延之濂

嘗欲甥之而不可亟稱其文至曰歐陽少師  
蘇長公姑置勿論其餘諸子與之角逐文場  
不知孰爲後先也然孝孺未視文藝恒以明  
王道闢異端爲已任進修所詣月異而歲不  
同世咸以爲程朱復出嘗臥病絕糧家人以  
告笑曰古人有三旬九食甑無儲粟者窮豈  
獨我哉其不爲貧窶所動如此洪武十五年  
吳沉揭樞等薦孝孺可大用聘至試靈芝甘

露論稱旨



上見其雙目炯炯如電爲之改容謂樞曰孝孺孰與汝對曰十倍於臣  
上歎曰誠異才也使往見東宮錫之宴使人試歆所坐几以觀之孝孺必正之乃坐上喜其舉動端正謂

皇太孫曰此莊士也當老其才以輔汝常時試士

上輒定高下注選以官惟孝孺獨論遣還家既歸杜門著述不出會讐家得罪詞連孝孺

有司錄其家貲械送闕下

太祖釋之使奉其祖母挈其妻子家屬還鄉鄉人感發以爲盛事二十五年復膺薦辟至上方重賞罰以其志存教化謂左右曰今非用孝孺時乃擢將仕佐郎漢中府學教授明年閏四月抵任漢中水土暴惡病瘵痿者十人而五孝孺安之甘蔬糲與諸生談道不倦視其色若飴萬鍾者由是山南人皆知向學二十七年春蜀獻王延之處以賓席恒曰方先



生古之賢者也孝孺每見必以仁義道德之言陳於前王喜甚使之講經論文無虛晷焉名其讀書之廬曰正學蓋以聖賢待之也久於蜀因得訪宋濂墓卹其孤癸酉丙子校文應天府三十一年

太孫卽位用交薦首召入翰林爲侍講日侍左右備顧問德望素隆一時倚重凡將相惟孝孺之咨徵集四方名士修

太祖實錄及類要諸書皆命爲總裁改謹身殿爲正心殿孝孺獻銘作凝命神寶孝孺獻頌尋定官制改侍讀學士爲文學博士以孝孺爲之靖難師起日召之謀議詔檄皆出孝孺手及將敗畫策堅守誓死社稷嗣君出亡六月十四日也

文廟納姚廣孝言召用之孝孺不屈繫獄遣人諭旨不從尋詔天下問廣孝舉代草者曰必須方孝孺自獄召出斬衰而見悲慟徹殿陛間



上降榻勞之曰先生勞苦令之草詔令左右授以紙筆孝孺大批數字訖擲筆於地曰死卽死耳詔不可草

上大怒命磔孝孺慨然就戮臨終爲絕命詞復詔收其妻鄭氏鄭已自經宗族坐死者八百七十三人孝孺學術蓋原流於伊洛文章大類蘇氏而正論過之四方夷裔得一字寶於金壁實一代之宗工也嘗與郭濬鄭居貞林右劉剛王紳王琦鄭楷趙象王叔英相友善

皆海內名士每以書往切劘道誼聞風者莫不興起斯道爲之復振自號遜志齋有集四十卷所著又有周禮考次大易枝辭武王戒書註帝王基命錄文統宋史要言諸書逸不傳

仁廟嘗謂羣臣曰若孝孺輩皆忠臣也詔奸臣黨與從寬典方氏遺族有赦還鄉者因立祠堂以祀孝孺後知縣郭紳從而新之成化初郡人謝鐸蒐輯其遺文梓行於世



王浚川曰方遜志忠之過者歟要亦自激  
之甚致之忘身殉國一也從容就死不其  
善邪激而至於覆宗義固得矣如仁孝何  
哉輕重失宜聖人豈爲之文山國亡後數  
年就死人孰非之哉

出革除遺事

方孝孺浙江寧海人父克勤洪武初爲濟寧  
守以學行政事聞生孝孺之夕有大星墮其  
所自幼精敏絕倫日讀書積寸人以其善屬  
文呼爲小韓子十五六時隨父遊齊魯間歷

覽周孔廟宅慨然有願學之志以文謁宋濂  
濂溪器之名流如胡翰蘇伯衡葉見泰等皆  
自以爲不及孝孺薄視文藝恒以明王道闢  
異端爲已任進修所詣月異而歲不同以爲  
程朱復出嘗臥病絕糧家人以告笑曰古人  
有三旬九食餽無儲粟者窮豈獨我哉其不  
爲貧寔動如此洪武間聘至試靈芝甘露論  
稱旨

上見其雙眸炯炯如電爲之改容謂吳沉揭樞



皇朝通志 卷之六  
上喜其舉動端整謂  
曰孝孺孰與汝對曰十倍於臣因歎曰誠異  
材也使往見東宮錫之宴使人試歆所坐几  
以視之孝孺必正乃坐

皇太子曰此莊士也當老其才以輔汝  
還家既歸杜門著述不出後召至除漢中府  
學教授抵任山郡荒僻水土薄惡孝孺安之  
甘蔬糲與諸生談道不倦視其色若飫萬鍾  
者由是山南人皆知學蜀獻王延之處以賓

師恒曰方先生古之賢者也孝孺每見必以  
仁義道德之言陳於前使之講經論文無虛  
晷焉名其讀書之廬曰正學蓋以聖賢待之  
也

太孫卽位召入翰林爲博士遷侍讀講直文淵  
閣日侍左右備顧問德望素隆一時倚重尋  
改侍讀學士爲文學博士修

太祖實錄命爲總裁卓然爲一世儒宗靖難兵  
起日召之議論及將敗畫策堅守誓死社稷



建文出亡宮中悉自焚孝孺晝夜號哭  
成祖卽位欲詔天下問左右誰可代草者廷  
臣以孝孺對召之數次皆不至遂繫獄遣人  
諭旨終不從  
上乃使人擁之入見孝孺衣斬衰悲慟徹殿陛  
間左右禁之莫能止

上親降榻慰諭之曰我家事耳先生何自苦又  
曰先生爲我作詔命左右授以紙筆孝孺大  
批數字擲筆於地曰死卽死耳詔不可草

上大怒命磔之孝孺怡然就戮臨終作絕命詞  
一章時年四十六宗族坐死者八百四十七  
人按革除遺事云時有魏澤者應天溧水人  
有學行累官刑部尚書先是燕師南下姚廣  
孝請曰殿下至京幸全方孝孺殺此人則天  
下讀書種子絕矣

上納之旣至

建文亡去遂召孝孺問曰我以周公匡成王而  
來成王不在當議所宜立對曰殿下旣以匡



王室而來成王不在當立成王之子忤旨  
因有滅十族之語  
上大怒囚於獄以廣孝言未卽殺以次捕其族  
黨每捕者至輒欲服之不屈乃令盡誅之澤  
是時謫爲寧海典史當捕方氏時悉力保護  
使免於辱且資以行費後過孝孺故居有詩  
曰筍輿衝雨過侯城撫景令人感慨生黃鳥  
向人空百轉清猿墮淚只三聲山中自可全  
高節天下難居是盛名却憶丁威千載後重

歸華表不勝情聞者皆壯澤之義

山忠義流芳

方希直先墓初有妖後治墓乃見大蟒窟冢  
中生聚極繁殆至數千洞穴蔓廣腥穢偏人  
衆議盡殲之姑掩穴歸治梃鏹火攻之具其  
夕方公父夢黑衣嫗拜懇言吾輩無損於公  
公將滅吾族幸舍之當報德不然亦能報怨  
父曰奚報怨爲嫗曰公能族我我亦能族公  
又曰吾舉族來懇矣方顧嫗後男女無限然  
竟不許明日語家人且謂妖蟒乃爾正當除



之因極力搜摘焚殺罄絕其夜聞山中哭聲  
後方公不幸嬰烈禍蛇孽亦足徵也 出小史

高帝令宋學士濂作靈芝甘露頌 賜酒大醉

歸為孝孺言之須臾酣寢方候夜深殊未醒

方料先生不寤明當誤事即為製文書完比

曉宋起趨朝愕然謂方曰我今日死矣方問

何故宋曰昨

上命作頌醉甚誤不為今何及矣

上怒必賜死方曰正恐先生覺遲已具一草或

裁定以進可乎即以文呈宋閱之曰何改為

亟懷之入朝

上迎謂濂頌何在宋出進之

上讀之曰此非學士筆也宋又愕然

上曰此當勝先生宋扣首謝臣實以 賜酒過

醉不能成章門生方孝孺代為之

上曰此生良勝汝立召見即試以一論五策方

立成

上覽訖復顧宋曰渠實過汝即令面 賜緋袍



腰帶猶平巾令往禮部宴命宗伯陪之復遣覘焉方據上席岸然

上曰斯人何傲因不畱俾爲蜀王府教授語

懿文曰有一佳士賚汝今寄在蜀其人剛傲吾

抑之汝用之當得其大氣力出枝山野記

文廟實錄是三楊諸公手筆於方孝孺等直著

其抗命之跡可也乃曰孝孺叩頭乞哀

上命執之下於獄嗚呼是何心哉議者專罪楊

文貞恐未必盡出文貞手出弇州別集

郭曉古言云方遜志在翰林薦西楊修實錄

乃謗方叩頭乞生

彭從吾先生過江南題咏甚多有云

神考早謝世太孫推正適嫌隙日以開纔言

肆罔極居然尾不掉大都勢偶國時有黃奉

常子澄也輕佻故無匹蹤跡類叔文論事時造

膝一旦削侯王匆惶何太急迂人暗大體國

釁此焉隙漁陽動地來六軍盡股慄齊公泰也

爲司馬折衝乃其職內相方夫子孝孺也樞機



資密勿又有黃門陳

也繼之

自少稱英特之死

矢靡他鼎鑊甘如蜜所貴賢士模萬段奚足

恤後來奸佞儒巧言自粉飾叩頭乞餘生無

乃非直筆

聖人順天命四海瞻堯日爾胡守戇愚甘心取

族滅不觀解

也

與胡

也

乘時附鳳翼

恩寵

日日加聲名垂簡冊

出尊聞錄

方先生文集三十卷拾遺十卷為文千二百

首總若干萬言天順中趙教諭洪實始鈇梓

以傳既而謝鐸與文選黃君孔昭頗加蒐輯

於是葉文莊公盛秋卿林公鶚王忠文公之

孫汶諸所傳錄者皆粹焉既又從柳別駕演

盡得常人之所藏者視簪蓋不啻倍蓰而先

生之文乃始稍稍以完寧海令郭君紳聞之

願益得以傳諸梓鐸與文選君亟喜而授之

令尹又嘗即先生故居求所為祠堂者而新

之蓋洪熙初先生之遺族得從寬法而為之

者也常本舊稱遜志齋集其曰正學者蓋蜀



獻王所賜遜志則先生所自號

出黃巖謝鐸

嘗聞宋景濂先生過佛寺方孝孺實從先生見佛拜參孝孺不爲禮或以爲請先生曰後來未到老夫田地故耳

出水東日記

### 方府君行狀畧

嗚呼惟我先府君之卒不肖孤旣以十年二月二十四日奉柩與先妣林夫人合葬於溪灣童施山之原先君諱克勤字去矜姓方氏其先出於桐廬玄英處士干宋初十五世祖

二十四府君始遷寧海侯城里世敦儒術爲邑禮義家曾大父諱重桂鄉貢進士有學行學者尊之曰介軒先生大父諱子野父諱炯元鄞縣教諭皆以長者稱夫人葉氏宋丞相西澗公從曾祖也先君縱觀南宋故都爲文賞酒醉岳武穆王墓歌黍離之詩慷慨泣數行下望者以爲異人知元之將亂彌自韜晦陰陽消長之度禮樂名物之數井田封建之制躔次疆理之說咸求折中吳江同知金剛



奴以白金募民爲水兵水兵果中道殺護吏  
逃去從盜金剛奴踰垣走折一足始悔曰吾  
不从方先生言以至於此未幾侍御左公至  
郡議招諭劉中丞基爲副先君上書陳剿捕  
之畧不宜姑息劉君奇先君言而不能行遂  
至郡縣陷沒民受其害先君發憤稱疾決意  
不出行入山谷採松柏啖之或辟穀絕食累  
日不返然益務開淑後學講說君臣父子大  
義以動之至聞者心解或至洒泣大明兵

定郡縣洪武三年郡辟爲邑庠師四年行部  
使者袁君宏以書幣來徵先君亡逸他邑郡  
吏詣門請雜逮姻連督索之先君不得已乃  
出時年四十有六矣之京師詣御史執政兩  
以母老辭執政詢以政治乃驚曰今列郡闕  
守長而先生適至朝廷之幸吾安敢蔽賢  
卽下銓曹以易試中第二遂錫冠帶授濟寧  
知府至官越五月知曹縣事程貢誣先君遂  
得罪謫江浦遂卒於京師林夫人諱姬婦道



冠九族先十五年於元至正卒男二人孝聞  
孝孺女一人再娶夫人王氏諱 生女一人  
未彌月而夫人卒庶母董氏育之董氏生男  
一人曰孝友 出遜志齋集公誤  
方愚菴先生性不喜近名常自誦曰近名必  
立威立威必至害人吾不忍爲也省憲考績  
爲六府最八年春入朝

太祖錫燕儀曹瀕行獎諭有加且曰政成當顯  
用卿秋八月知曹縣事程貢嘗以不職下笞

心銜之上封事言狀 詔御史楊某廉按楊  
通程故人恐程坐誣罪易民服潛索先生過  
事踰兩月無所得乃捕府中卒吏盡繫之榜  
掠無完膚無一可問者楊更與其吏謀誣先  
生用倉中灰葦時十月固未嘗附火而葦則  
苦公宇垣實無私用者先生不與辯遂就逮  
民號呼填道隨行百餘里者將千數先生次  
子孝孺上書政府大臣願以身爲軍贖父罪  
不報竟謫役江浦會空印事起吏又誣及之



孝孺復草疏將伏闕上訴而先生歿於京師子二人卽孝聞孝孺孝聞年十三居母之喪不肉食至服除人以純孝稱之出宋學士集孝孺始生之夕有大星墜於其所厥狀甚異舌能舐入鼻中精敏絕倫雙瞳炯炯出小史按南京錦衣衛鎮撫司監簿除前編缺壞外所存簿籍載方孝孺宗族抄扎人口有八百四十七人出立齋閒錄

題葉秀才爲方氏復姓記後

建文末天下之名能殉義者莫如天台方先生其得禍之烈則亦無如方先生先生歿二十餘年而天下乃敢舉其名又五十年而天下乃敢誦其言又百年而天下乃有求其已絕之裔而爲之記者蓋先生在圍城時則以其幼子托上海余氏友若伍胥之托王孫於鮑者遂冒余姓其後人今爲南昌司訓有聲先生之鄉人葉君刺得其狀業欲爲置田宅要司訓君歸天台奉先生祀其書與記甚詳



鳴呼先生方駕格澤驂故主而賓於帝所  
其正氣沸鬱宇宙間世之日星先生之名而  
金石其言者耿然若以爲不沒卽其後之存  
與否無足爲先生輕重第以一時萬乘之尊  
挾不世之怒而有不能盡快其意於意外之  
日者亦可想也葉君名琰爲先生纂述遺事  
又能推其別居爲文信公祠令得及事先生  
庶幾哉趙朔李固之客卽千古奚讓焉

州集

### 修撰王叔英

王叔英字原采浙江黃巖人初從外姓陳篤  
志力學洪武中與楊太中葉見泰方孝孺林  
佑竝徵至京辭還鄉二十年辟爲仙居訓導  
三十年改德安府學陞漢陽知縣建文元年  
孝孺欲復井田叔英貽書力阻之召爲翰林  
修撰上資治八策且曰

太祖除奸剔穢抑強鋤梗等語

建文深嘉納之與孝孺日見信用北兵至淮上



游兵迫江干

建文君遣使四出叔英募兵廣德聞

建文君遜位慟哭會齊泰奔叔英曰泰有貳心  
矣令執之泰至告之故乃相抱慟哭與泰圖  
後舉知事不可爲乃沐浴衣冠書絕命詞裾  
間又題其案語備忠義流芳錄革除遺事中  
遂自經於玄妙觀銀杏樹下陳瑛簿錄叔英  
妻金亦自經二女皆笄就錦衣衛獄赴井歿  
初叔英將死時貽書天台道士謝希年曰葬

我祠山之麓希年收葬之墓在州城西五里  
許叔英有靜學集正統中楊士奇題其墓曰  
翰林修撰王原采之墓成化中知州周瑛封  
植表識其墓嘉靖中編修鄒守益謫州判官  
立祠祀之太平知縣曾漢才又建忠節祠祀  
叔英及二女有貞烈祠在黃淡畧上叔英以  
孝稱好獎拔善類楊士奇其所薦達也方孝  
孺嘗稱其立言溫粹文章敷贍紆徐有作者  
風士奇言叔英學純行正子道臣道終身無



一毫之苟又爲文以祭之語在忠義流芳集  
後祀學宮謝文肅公鐸贊曰武王放伐微子  
已歸千載而下孰敢是非特立獨行惟孤竹  
君子不惑衆見百世以俟豈其周粟食薇乃  
甘我餓以死惟義之耽昌黎有頌特筆莫繼  
我再拜公痛哭流涕出表忠錄遜國臣記備  
遺錄同  
王叔英浙江黃巖人初從外姓陳氏久而復  
姓叔英博學有氣節洪武間與楊大中葉見  
泰方孝孺林佑同徵至京師固辭還鄉與孝

孺爲道義交遺書相切劘文名籍甚部使者  
廉知之辟爲仙居訓導丁丑改德安府學考  
滿擢知漢陽縣有惠政巳卯除翰林修撰獻  
資治策八條曰務學問謹好惡辯邪正納諫  
諍審才否慎刑賞明利害定法制皆援古證  
今鑿鑿可行且曰

太祖除奸剔穢抑強鋤梗不啻如醫者之去疾  
農人之去艸急於去疾則或傷其體膚嚴於  
去艸則或損其禾稼固自然之勢然體膚疾



去之餘則宜調攝其血氣禾稼艸去之後則  
宜培養其根苗亦自然之理也識者知其爲  
經濟遠畧入史館預修

太祖實錄未成靖難師起奉命募兵廣德未幾  
文皇渡江郡人皆散走兵部尚書齊泰來奔叔  
英以泰爲貳心令州人執之旣至泰告以故  
乃釋泰圖再舉已而臥病僧寺知事不可爲  
乃起沐浴具衣冠賦絕命詞曰人生穹壤間  
忠孝貴兩全嗟予事君父自省多過愆有志

未及竟奇疾忽見纏肥甘空在案對之不能  
嚙意者造化神有命歸九泉嘗聞夷與齊餓  
歿首陽巔周粟豈不佳所見良獨偏高蹤遠  
難繼偶爾無足傳千秋史臣筆慎勿稱希賢  
復書於案曰生旣久矣竟何補於當時死亦  
徒然庶無慙於後世遂自經歿聞者悲之歿  
後妻死於獄二女死於井或上其所賦詩  
上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耳置不問叔英自少  
以孝行稱旣出仕好獎扶善類楊士奇未遇



薄遊湖湘叔英識之既歸朝表薦其才士奇  
由此得召用孝孺自漢中召還也叔英遺之  
書孝孺亦阻於時忌卒不果用叔英將歿遺  
書祠山道士盛希年曰爲我葬祠山之麓至  
是希年卒收葬焉希年亦台人故托以後事  
後廣德知州莆田周瑛重修其墓立石爲之  
記楊士奇爲文祭其墓曰先生之學聖賢是  
師先生之行綱常允持先生之心金石其貞  
先生之道霜雪其明論者以叔英不媿其言

今祠於學宮

出忠義流芳遺忠錄金轂玉振  
同

王叔英字原采台州人始從母姓爲陳後復  
本姓洪武丁卯辟爲仙居訓導丁丑改德安  
府學後拜漢陽知縣

高廟晏駕之明年召爲翰林修撰上資治八策  
曰務學問曰謹好惡曰辯邪正曰納諫諍曰  
審才否曰慎刑賞曰明利害曰定法制皆援  
古證今鑿鑿可行且曰

太祖皇帝除奸剔穢抑強鋤梗不啻如醫者之



去疾農夫之去艸急於去疾則或傷其體膚  
嚴於去艸則或損其禾稼固自然之勢然體  
膚去疾之餘則宜調燮其血脈禾稼去艸之  
後則宜培養其根苗亦自然之理也識者知  
爲經濟遠器與同郡方孝孺相友善孝孺之  
被召也欲行井田叔英與之書畧曰凡人有  
措天下之才者固難能自用其才者尤難如  
子房之於高祖能用其才者也賈誼之於文  
帝未能自用其才者也子房之於高祖察其

可行而後言言之未嘗不中高祖得以行之  
賈誼之於文帝不察其未能而易言之且又  
言之太過故大臣絳灌之屬得以短之於是  
文帝不能獲用其言方今明良相逢千載一  
時但天下之事固有行於古亦可行於今者  
如夏時周冕之類是也亦有行於古而難行  
於今者如井田封建之類是也可行者行之  
則人之从之也易難行者行之則人之从之  
也難从之易則民樂其利从之難則民憂其



朝野彙編 卷七  
三四  
患此君子之用世所貴乎得時措之宜也後  
孝孺於法制多所損益泥古難行者果如叔  
英所慮靖難師起叔英奉命募兵廣德未  
幾

文廟渡江郡人皆散走兵部尚書齊泰來奔叔  
英以泰爲二令州人執之旣至泰告之乃釋  
泰圖再舉然知事不可爲乃沐浴具衣冠書  
絕命詞曰人生穹壤間忠孝貴克全嗟余事  
君父自省多過愆有志未及竟奇疾忽見纏

肥甘空在案對之不能嚙意者造化神有命  
歸九泉嘗聞夷與齊餓歿首陽巔周粟豈不  
佳所見良獨偏高蹤遠難繼偶爾無足傳千  
秋史臣筆慎勿稱希賢復書於案曰生旣久  
矣媿無補於當時死亦徒然庶無慙於後世  
自經而死時年未四十將歿時以書抵祠山  
道士盛希年曰可葬我祠山之麓希年如其  
志收葬之蓋希年亦台人故托以後事尋有  
詔治奸黨其妻繫獄死二女俱赴井歿或上



其所賦詩

上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耳乃置不問叔英自號靜學有靜學集林佑方孝孺嘗序之以傳叔英沒後竟無完稿後廣德知州周瑛重修叔英墓立石為之記少師楊士奇實叔英所薦嘗為文以祭之曰先生之學聖賢是師先生之行綱常自持先生之心金石其貞先生之道霜雪其明又追稱之曰先生學醇行正子道臣道終其身無一毫之苟忠孝二字蓋

足以當之信為不媿其言云 出革除遺事

王叔英云余在眾中徃徃聞孝子友弟義婦事未嘗不為之感激流涕欲錄傳以為後世

勸 出尊聞錄

墓記

去廣德城西五里許王修撰墓在焉修撰故台州人姓王氏名叔英字原采有氣節仕建文廟為文字官未幾

皇帝南巡原采募丁壯廣德遂自經而死死時



朝野彙編 卷七  
嘗自爲贊曰生既久矣未有補於當時歿固  
徒然庶無慚於來世又自爲詩曰人生穹壤  
間忠孝貴克全嗟余事君父自省多過愆有  
志未及竟奇疾忽見纏肥甘空在案對之不  
能嚙意者造化神有命歸九泉嘗念夷與齊  
餓歿首陽巔周粟豈不佳所見良獨偏高蹤  
遠難繼偶爾無足傳千秋史臣筆慎勿稱希  
賢尋有 詔捕姦黨其二女赴井死其妻繫  
獄死人爲上其所賦詩

上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耳乃置不問初原采  
將死以書抵祠山道士盛希年曰可葬我祠  
山之麓希年卒收葬之蓋原采同希年台州  
人故托以後事正統中少師楊公士奇始爲  
題其墓曰嗚呼故翰林修撰王公原采之墓  
且爲文以祭之曰先生之學聖賢是師先生  
之行綱常是持先生之心金石其貞先生之  
志霜雪其明浩然歸全乘雲翩翩我懷先生  
崇山長川桐山之藏旣固且深遙致觴奠神



其來歆蓋原采嘗薦楊公

建文廟久後事定故及此原采死無後墳墓陵夷鞠爲丘莽所可識別者僅有楊公之碑而已瑛初爲進士時嘗聞其事於其鄉諸縉紳及官廣德余特祭於其墓繼而訪諸故老得其遺事爲詳云原采入廣德未幾車駕渡江郡人皆出走原采募丁壯番上遇兵部尚書齊泰來奔皆潰歸原采以齊爲二令州人執之旣至告以故其夕原采引決原采歿時

年未四十蓋其見義之明殺身之勇處死不亂良由有所養非若一忙迫失據計出無所而自經於溝瀆者之比也因念其行義之篤且悲其無後而爲修治其墓拜述其事以告後人或議之曰原采

建文臣子子不爲諱而表章之非罪邪瑛曰不然也自古忠臣義士各爲其主耳原采仕建文朝故終於

建文若仕於太宗朝其忠於



太宗也必矣况兩朝天下皆

太祖高皇帝所經營兩朝臣子皆

太祖高皇帝所培植之人物也譬如天地分爲

四時凡禽鳥感時而鳴者雖有春秋之異要

皆造化中物未可舍此而取彼也議者謝曰

子之言是也麗牲有石其鑿諸

廣德知州蕭  
用周瑛撰

王叔英字原采天台人洪武戊寅知漢陽縣

事多惠政有四月禱雨文三首其詞曰維年

月日具位某官敢昭告於風雲雷雨之神本

府山川之神本府城隍之神曰天不施雨澤

於茲土殆三越月矣斯土之民實以官多役

衆大困於差徭固有得雨而不暇種者况失

雨而不得種乎且今時將夏半矣及今而雨

則秧未老者尤可種已老者猶可再育過此

不雨則秧既老者不可種欲再育而時已失

夫種而不穫者有矣孰有不種而穫者乎民

於此時固有乏食已久而屢窘於饑餒者矣

况至秋而無穫其何以爲生乎是則民命生



歿之機實決於此爲官而祿食於是土者視  
民失所而不能救固爲官者之恥也爲神而  
血食於是土者視其民失所而不之救豈非  
亦神之羞乎借使神爲縣令者徒有愛民之  
心而未有仁民之政徒有憂民之志而未能  
去民之疾或以是而警之或以是而罰之則  
斯民何罪而被此波及之禍乎今叔英謹齋  
潔以告於神如或者以縣令蒞事未久終能  
蘇息是民而姑待之姑恕之則宜卽賜之雨

以慰斯民之望或者以縣令終無能爲或反  
有病於是民則宜亟罰之亟誅之止及其身  
足矣不當使斯民亦蒙茲濫罰也叔英今謹  
待罪於壇墠之次自今日至於三日不雨至  
四日則自減一食至五日不雨則減二食六  
日不雨則當絕食飲水以俟神之顯戮誠不  
忍見斯民失種致饑以歿而獨生惟神其鑒  
之惟神其哀之 某自今月二十三日禱雨  
於神神於是日及夕卽大降之雨次日之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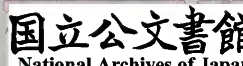
以神之施惠未已不敢自休以褻靈貺謹告於神俟命於齋宿之所至於今日雨意有加未已竊以卽今惠澤旣已厭足不可有加蓋雨三日爲霖過則爲災况今田麥尚有未收穫者多雨則腐不可食而未田雨多則水溢而秧不可種近種者亦浸傷而不可活過則爲災其實如此神不可以不鑒而憫之自今日以前之雨神如果以憫斯民之病從其縣令之請而降也則乞神之惠止於今日今

旣告於神宜還俟命於次必待神之歛惠天色霽朗然後敢辭謝而退如至明日雨復不止是必神有罪於縣令也亦不敢復謁於神矣當自二十七日始如前日之誓日減一食如不得命必至於絕食以俟神之顯戮惟神察之 某於今月壬戌以天久不雨斯民過時失種必將致饑以死故於其夕齋宿於神之壇次翼日癸亥用禱於神神卽日大賜之雨甲子某以神惠未已不敢自休以褻靈貺



故俟命日次乙丑以雨勢未已又懼其過而  
為災復禱於神乞以歛惠又即於其夕雲收  
天霽通邑人民莫不歡喜祈雨而雨祈晴而  
晴感應之速捷於影響顧我何修而能致此  
方其初欲禱雨於神也或者以謂時將雨矣  
何以禱為及其既雨也或者以謂雨自降耳  
豈禱之能致及乎雨勢未已欲俟神之歛惠  
而後退也或者以謂此梅月之雨宜未即已  
不可以俟某皆不顧乎人言而獨求乎神意

卒致感應若此神之意豈不以某雖未有仁  
民之政而已有愛民之心乎雖未能去民之  
疾而已有憂民之志乎是則神之於此非徒  
以勸某也乃所以勸凡為民牧者使以愛民  
為心憂民為志則可以交於神明也豈徒為  
某一人之私哉某之為是言非敢誇功於人  
也乃歸功於神耳非敢求德於民也乃歸德  
於神耳夫神之功德於此雖有犧牲不足以  
為謝惟當念神之功而益以勤民為職體神





之德而益以恤民爲務是乃所以爲報也是  
乃所以爲謝也若夫區區世俗非禮適足以  
爲神之瀆耳故不敢施於神惟神其鑒之

水東日記

楊士奇簡問廣德州官訪王靜學墓所云翰  
林院修撰王叔英先生洪武三十五年六月  
二十七日晚卒於廣德州就葬於彼未知在  
寺中在觀中住但聞臨卒時囑所下處姓潘  
師兄爲葬之近祠山上下今煩詢問其墓

楊士奇曰王叔英字原采號靜學黃巖人少  
年豪氣不屈爲文嚴重通和洪武丁卯辟仙  
居訓導丁丑改德安府學及入修撰翰林嘗  
薦余文學於朝士奇由是獲用壬午夏客死  
廣德州其妻歿於獄二女歿於井叔英之將  
死也沐浴具衣冠作絕命詞云初叔英與同  
郡林佑方希直友善叔英有文若干篇佑序  
之未幾佑先沒旣而叔英死希直亦繼歿士  
奇欲纂集叔英文求無完稿

右出立齋間錄







上意拾遺補闕以直聲震於朝後改監察御史  
 益善於其職革除年間改右拾遺靖難師迫  
 與黃子澄齊泰等日夕畫策防禦  
 成祖即位召見不屈被戮邑人立忠烈祠祀之  
 出忠義流芳金聲玉振集革除遺事遺忠錄  
 備遺錄遜國臣記表忠錄皆同

侍讀樓璉

樓璉字士連金華人嘗從宋濂遊學洪武中  
 以儒士歷召宣寧仁壽主簿藍田知縣擢廣  
 東道監察御史謫戍雲南  
 建文君嗣位屢下 詔求賢璉以文學舉入翰  
 林侍經筵官至侍讀靖難兵入京  
 文皇命孝孺草詔孝孺哭且罵授之筆擲諸地  
 曰身可死詔不可草改 命璉及王景璉惶  
 懼不敢辭歸而憤悶妻子問之曰得無傷方



先生意乎璉媿曰我受刑猶可正恐累及爾

輩耳遂巡一夕自經死

出遜國臣記革除遺忠錄金聲玉振集同

樓璉金華人受業宋濂之門由儒士任主簿

革除初召為翰林侍講靖難師入城召方孝

孺草詔不屈改命璉入見方受刑之慘惶

懼承旨歸而憤歎其妻問得無傷方先生

邪曰我不難死正恐累及汝曹耳乃自經死

外史氏曰議者謂均一歿耳不能為方之

死而乃遂巡歿於牖下謂之無勇嗚呼以

此責人無全人矣若璉者其亦可謂不遠

之復也歟

出郡忠事畧

樓璉浙江金華人嘗從宋濂遊洪武中以儒

士歷宣寧仁壽大冶三縣主簿遷藍田知縣

擢廣東道監察御史後以事謫雲南

建文卽位詔求賢璉以文學舉入翰林侍讀

太宗定京師命方孝孺草詔孝孺哭且罵授

之筆擲諸地曰身可歿詔不可草改命璉

為之入見時孝孺受凌遲之刑未畢璉惶懼



受命歸而憤歎妻子問之曰得無傷方先生乎璉媿曰我受刑尚可正恐累及爾輩耳  
遂巡間自經歿 出忠義流芳革除遺事同

或云草詔者乃括蒼王景彭又云是無錫王  
達善更考之 出革除遺事

編修劉現

劉現字朝紳溫州永嘉人革除初登進士高等  
即除翰林編修為人魁壘博辯以詩文鳴  
於時在京師時妻子先病歿與一子纍然獨  
處會諸藩多事現日夜思歸既而臥病骨立  
乃謁 ■告歸治殮具卒於家無何京師焚矣  
而與現同拜官胡溥楊榮楊溥皆事新朝云  
出革除遺事







靖難師起良居常憂懼及於事迫乃闔門涕泣不已與妻子訣曰食人之祿者死人之事吾不可復生矣豈能復顧汝等哉是夜服腦子歿

出金聲玉振集表忠錄同

王良字欽止吉水人建文己卯江西鄉試第一時年對大廷復當第一以貌不及胡廣且對策有親藩陸梁人心動搖等語

上以爲敢言遂擢廣爲狀元而以良次之遵洪武乙丑事例首甲皆授修撰良與第三人李

貫皆預焉良聞靖難師起居常憂懼輒不食日就羸憊以辛巳九月卒

上憫之遣禮部侍郎黃觀諭祭良之家譜所述如此吉安志乃曰

文廟繼統先一日群臣多往迎附良闔門與妻訣是夜吞腦子死非其實也良子修亦預鄉

薦舉首云

出革除遺事

別記良以辛巳九月卒

帝遣禮部侍郎黃觀諭祭非也良家欲避追戮



故云吳康齋述所目覩審矣 出革朝志

徵信具以辛巳六月辛

徵信具以辛巳六月辛

徵信具以辛巳六月辛

徵信具以辛巳六月辛

徵信具以辛巳六月辛

徵信具以辛巳六月辛

徵信具以辛巳六月辛

徵信具以辛巳六月辛

編修程濟

程濟朝邑人以明經為岳池教諭岳池去朝

邑數千里濟寢食在朝邑而治岳池學事不

廢建文初上書言某月某日西北兵起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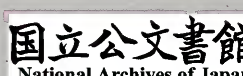
廷謂非所宜言繫至京將殺濟召入仰面大

呼曰陛下且囚臣至期無兵臣死未晚遂

下獄已而兵果起赦濟以為翰林編修充

軍師護諸將北行徐州之捷諸將樹碑敘戰

功及統軍者姓名濟一夜往祭碑人莫測其





故

文皇過徐見碑大怒趣左右鐵槌碎碑再椎遽  
曰止之爲我錄碑文來已而按碑族之諸將  
無得脫者濟姓名正椎脫處得免濟曩之祭  
蓋禳碑也淮上諸將敗

建文君召濟還京師初濟與邑人高翔竝以明  
經徵翔厲名節濟好術數翔止濟勿爲此已  
而有兵事濟又勸翔學我術翔曰我願爲忠  
臣也金川門破翔招濟同歿濟曰我願爲智

士也翔竟死之

建文君急召濟入問計濟曰天數已定惟可出  
走免難耳立召僧爲

建文君落髮濟從之出每遇險幾不能脫濟以  
術脫去相從數十年後隨

建文君至南京人尚識濟至京後莫知所終

出  
遂國臣記

程濟陝西朝邑人有法術洪武中以明經爲  
岳池縣教諭岳池去朝邑千里濟寢食俱在



朝邑而日治岳池事不廢革除間上書言某  
日西方兵起 朝廷以爲非所宜言繫至京  
召入將殺之濟叩頭曰 陛下幸囚臣至期  
無兵臣死未晚也遂繫獄已而兵果起乃  
赦濟更以爲軍師護諸將北行與靖難先鋒  
戰於徐州大捷會曹國公師退  
文皇帝至江上濟逃去不知所終徐州捷時諸  
將樹碑載戰伐次第及統軍者姓名濟一日  
夜往祭碑人莫測其故後

國子監

博士黃彥清

建文四年十二月彥清爲國子博士以在駙  
馬都尉梅殷軍中私謚

建文君坐死併逮仲子貴池典史金蘭等繫獄  
後殷言彥清不在軍中金蘭得釋

出表忠錄

黃彥清不知何許人亦不知何官建文四年  
十二月彥清爲國子博士以在駙馬都尉軍  
中私謚



建文君坐死竝逮從子貴池典史金蘭等繫獄  
 殷言彥清實不在軍中金蘭得釋金蘭後官  
 至知縣南京故老言建文已卯庚辰間法網  
 疎濶道不拾遺有得鈔於街衢者輒拂其塵  
 土置於潔處以石鎮之而去一時士風樸實  
 向義者多靖難兵入京之夕郎御史給舍四  
 十餘人相與縋城遁去詰朝御史以聞  
 文皇不問已而溪山窮谷中徃徃有傭販自活  
 禪寂自居如所謂雪菴和尚等者其志亦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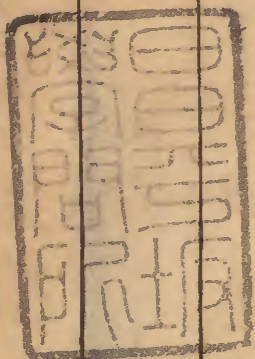
文皇帝過徐州望見碑顧左右曰前者何也或  
 以狀對

文皇大怒趣左右椎碑一再擊遽曰止止止為

我錄碑後乃按碑族誅諸將無得脫者濟姓

此名正在擊處得免曩者之祭蓋禳之也

革除遺忠錄說纂癸集革除遺事皆





皇朝通志卷之七  
 五  
 皇朝通志卷之七  
 五

七

七



